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写在前面的后记

——关于长篇小说《追日》



王 松

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吴承恩乘船沿运河北上,以岁贡生的身份进京谒选。此时,他的心里一定很忐忑。途经一个叫杨柳青的古镇时,听说这里有一种叫“莲花白”的美酒,经不住诱惑,弃舟登岸,前来寻访。他大概是被这“莲花白”深深打动了,临走前还留下一首名为《泊杨柳青》的诗。今天再看,其中的“壮岁惊心频客路,故乡回首几长亭”两句,也深深触动了我。此时,吴承恩应该已完成了《西游记》的初稿,这“莲花白”在他后来的修改过程中,是否又提供了新的灵感,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杨柳青这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千年古镇,从那时,就与小说家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写杨柳青的念头,早在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我真正想写的,是这里的人。

多少年来,一提起杨柳青,似乎就是这里的“年画儿”。当然,杨柳青年画作为这个镇子的一张“文化名片”,也确实很有名。但显然,这里还远不止于此,可以这样说,杨柳青人曾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天津与新疆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大约五年前,我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活动,来到新疆。这次时间较长,走的地方也很多。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所到之处,只要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天津人的后代,而且其中的很多人都会自豪地告诉我,听他们上辈说,祖籍是杨柳青。他们听说我是从天津来的,自然多了几分亲近。于是,我便开始留意,竟然了解到很多杨柳青人当年在这里的故事。

也就是这次,一回来,我即着手这部《追日》的案头准备工作,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四年。

很多人一说起杨柳青人当年随清军进疆这段历史,就会概括为“赶大营”。这个说法固然对,但并不全面。随着对相关资料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我发现,就这个历史事件而言,赶大营只是“因”,如果只关注这个因,那么赶大营只是赶大营,仅此而已。而实际上,后来这些人放下货篓,真正在新疆落地经商,再后来开起一个又一个对当地经济复苏和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的商号,而且把内地,尤其是天津的各种文化(包括戏曲文化)带到新疆——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百艺进疆”,由此对新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建设起到了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因为天津有港口,也为新疆打开了通往海外的大门,这才是真正的“果”,也就是杨柳青人当年赶大营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然,这也是我写这部小说的主旨。

我无意为杨柳青人树碑立传。但我认为,当年赶大营的这一代杨柳青人,是值得树一座这样的纪念碑的。他们在新疆,曾以“三千货郎遍天山”的声势,在当地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杨柳青的街上,也留下了“去赶大营的男人,是无罪充得有罪军,留在家里的女人,是有福享得无福寡”这样无奈而又凄凉的乡谚。我想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一百多年前,在天津城西三十里,有这样一个地方,这里的人们曾以这样的方式生活。

当年,86岁的唐代诗人贺知章,辞官回到故乡越州永兴时,感慨之余曾写下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但他不会想到,一千多年后,这竟然成了杨柳青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手里有一个当年杨柳青人赶大营的“路单”,从杨柳青到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一共有153站,全程如果按当时的驿道计算,大约9000华里。当然,清代的一华里与今天不同,是576米,所以赶大营的人挑着货篓预计要走半年以上。这条路,还是左宗棠西征时把一些旧路连接起来形成的。在新疆时,我曾特意在这条路上走过一段。今天,左公最喜爱的柳树已蔚然成林。我走在这条古驿道上,想象着当年那些赶大营的杨柳青人,挑着货篓、咬着干裂的嘴唇,在风沙中一路跋涉而来,是怎样一种景象。

我们今天有手机,无论对方在这地球的哪个角落,几乎都可以随时联系,不光能听到他的声音,甚至可以实时看到他的样子。所以,我们无法想象那个时候的杨柳青人,他们与亲人相隔万里,让驼队往回捎一封家信,要将近一年。当初分别时还是年轻夫妻,甚至刚入洞房,再相见时就可能已经两鬓斑白。当然,这里说的还是能相见的,有多少夫妻,这一别也就成了永别。这其中,有无数令人肝肠寸断的悲伤故事。

悲欢离合,是情感;纲常伦理,是规矩。当年的杨柳青人就是这么过来的。

当然,我也是沿着这两条线一路写过来的。

我很幸运,就在这部小说写最后一稿时,刚好有一个去满洲里的机会。我的朋友李忠群,是一位很著名的律师,他就是满洲里人,听说我这次去,想寻找一下当年在新疆经商的杨柳青人从这里出境,到俄罗斯的外贝加尔斯克乘火车的路径,便特意为我介绍了那边的朋友,而且做了周密的安排。据资料记载,当年这样绕道俄罗斯,乘火车去新疆,是一条很便捷的路径,但花费也相当高,大约要300两银子,不过可以大大缩短路途上的时间,二十天左右就能到。所以,只有大商号有紧急事务的人,才舍得花钱这样走。

那是一个中午,我走在一片白桦林里,头顶的阳光从枝叶间洒下来。我朝远处望去,似乎看到“唐起凤”和“李先生”以及几个要去莫斯科的革命者,在林子里匆匆地朝深处走去。或许前面,就是他们要寻找的“悦来客栈”,老板“叶立山”正在等着他们……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这类题材,要想深入了解,绝不能仅限于资料和地图。资料是文字的,而文字是抽象的,地图更是如此,只是一个平面。只有真到了这个地方,闻一闻这里的气味,让这里的风吹到脸上,这些资料中的文字才能活起来,地图也才能从纸上“站”起来。

当然,从这个角度说,今天的杨柳青镇就方便多了。

这里离我家很近,只有二十几公里,为了不打扰当地的朋友,我经常独自过来。这的确是一个古镇,走在街上,甚至可以闻到“包浆”的味道。我无数次手里拿着地图,一条街一条街对照着寻找,大寺胡同、美盛德胡同、牌坊东大街、猪市大街、药王庙大街……杨柳青镇是因河而生,南面的南运河,也就是京杭大运河,被称为“御河”,相传当年乾隆南下时,曾走过这里。其实早在宋、元时期,这条河就已被称为御河,可见历史之悠久。

或许小说都是这样,一旦完成,作者也就无话可说了,因为要说的话都已写在小说里了。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把上面要说的这些话说出来,至少,这是我在为这部小说作案头准备时和写作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尽管我做了很多努力,尽量把故事写得好看一些,但还是担心读者没有耐心看到最后,所以才决定把这篇“后记”写得像“序”。但显然,它仍然是后记,这应该与位置无关。

这部小说在动笔之前,曾经历了繁杂的准备工作,也得到了各方朋友的帮助。我觉得作为一个小说人,在写这样一部小说时,能拥有这些朋友是幸运的。

在此,对这些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要说,仅以此书,献给那些曾经“追日”的人们!

2026年9月10日 写于曦庐·追日台

(长篇小说《追日》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本版题图 张宇尘

大渡河畔的渡口客栈

袁志军



前些天,微信视频里忽然跳出两张熟悉的面孔——渡口客栈的老板娘抢在前头,老板凑在边上,两人笑呵呵的:“换手机号啦!怕你找不着我们着急,赶紧告诉你。”我握着手机,与他们聊着天,眼前却像放电影似的,浮现出那年住进他家客栈的光景。

那是2021年,正值建党百年。我正好七十岁,先生七十一岁。两个退役老兵,心里藏了大半辈子的念想,终于在那个春天落了地——自驾重走长征路。4月3日从天津家中出发,5月17日返回,共历时一个半月,穿行十八个省市,一万两千七百公里,一寸一寸地感受着土地的温度。

这一路,我们住过不少酒店与民宿,难忘的有好几处。福建长汀,当年闽西苏区所在地,毛主席在那儿住过。我们站在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观寿公祠前“红九军团长征二万五千里零公里处”的石碑旁,照了一张合影。还有翻夹金山时,赶上云雾、风雪、塌方,直到夜里九点多才入住四川阿坝州小金县。那是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地方,两河口会议便是在这儿开的,还有贵州猴场镇的宋家湾,这些地方都只住了一夜,印象却刻进了记忆里。

住得最久也最难忘的,是四川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镇安顺村,大渡河畔那家渡口客栈。

5月2日,我们先去了冕宁县的彝海结盟遗址,看过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的旧址,才往安顺村赶。先生开车,我在手机上翻找住处。一连问了几家,全是客满。先生说:“没事,找不到就睡车上。”我说:“那不行。”我不会开车,一整天全是他一个人握着方向盘,晚上再蜷在车里歇,哪能撑得住。

正着急时,忽然寻见一家“渡口客栈”,打电话一问,还剩最后一间房,10平方米,一米五的床,但带独立卫生间,门前能停车。我立刻订下,加微信,要了位置图。天黑前,总算落了脚。客栈紧挨着“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当年的渡口就在村边。安顺场镇依托红色旅游而兴,以汉族为主,还有彝族、藏族等民族聚居。

客栈是一座别致的二层小楼。老板看上去六十多岁,中等个儿,看着人挺厚道;老板娘瘦小精干,眼神里透着热忱。登记身份证时,得知我俩年过七旬,又是重走长征路的老兵,老板娘脸上露出歉意:“今天只剩楼下一间小屋,床也不大。你们先住下,明天有人退房,再给你们换大标间。”我感激地应了声“好”。

听说我们还没吃晚饭,她说晚饭做多了,炖了一大锅鸡肉,余下不少,米饭也还热着,让我们垫垫肚子。我连忙道谢要付钱,她却摆手:“不要钱——不然放到明天也坏掉了。”又说,“厨房你们随便用,跟自家一样,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的心一下子暖了。

第二天,老板说,二楼最大的标间空出来了,已经打扫干净。我们要加钱,他倒不肯:“你们这么大年纪还重走长征路,就像当年的红军一样,不用加钱了。”我张了张嘴,反倒不知说什么才好。

早上我下楼,想做两碗方便面,再打两个鸡蛋。老板娘正在厨房收拾,听说我们吃方便面,立刻说:“要放些青菜才好。出门在外,不上火才怪。等着,我到菜园拔几棵小白菜。”话音未落,人已急急火火地出去了。不一会儿,她捧回一大把绿油油的小白菜,还有几根小葱,往盆里一放,得意地说:“都是不喷农药的。”

我接过来,连声道谢,拧开水龙头便洗。老板娘一直在身后看着,忽然一把夺过去,说:“你这样洗菜,不行的!”她拧大水龙头,一片一片地冲,边洗边说:“就算不打农药,也得上人工有机肥,不洗干净怎么行?咱守着大渡河,不缺水。”

洗净了,我伸手要接,她却说:“我来吧!”她将菜放到案板上利落地切好,装进小盆,又切姜丝、葱花,之后点灶,倒油,下姜葱,撒一点盐,滴几滴酱油,把小白菜倒进去。我赶紧接过锅铲,不好意思地说:“我来,我来。”她把锅铲递给我,转身拎起暖水瓶,往锅里一浇,只听“刺啦”一声,香气腾地漫开来。

“可以打鸡蛋了,”她嘱咐道,“鸡蛋定了型,翻个儿,再放面条。”我连连点头。她说:“那我去菜园拔草了。”我望着她娇小的背影,不知怎的,鼻子一阵发酸。

客栈距大渡河不过两三百米,楼后窗外隔一条小马路,便是纪念馆。海拔八百多米,气候宜人。“五一”假日别处人满为患,这里倒清静。出来一个月了,正想避开高峰,我们便打算在这儿住上三天,好好歇一歇。

午饭时想吃饺子,问老板娘附近是否可买蔬菜和肉馅。她说今天没有,逢周一四日才赶集,得走二里地。我忽然想起会理古城买的西葫芦还剩一个,鸡蛋有八九个,西葫芦鸡蛋馅也不错。车上还有二斤饺子粉,油盐味精都齐全。说干就干——和面醒上,炒了四个鸡蛋。

我问他们包不包饺子,她爽快答:“不包!我们只吃米饭、面条。”我便擦好西葫芦挤了水,调好馅。在家向来是先生和面擀皮,我调馅。这回为让他歇歇,便全由我来——擀一个皮,包一个,整整六十个,摆满两个小盖帘,皮馅恰好用光。这是我的拿手绝活。饺子快出锅,喊老伴儿下楼。先端给老板娘一盘,请她和老板尝尝。他们的二儿子和小孙女正好来了,一起尝了,都说好吃。

下午去参观纪念馆和强渡大渡河战役指挥楼、毛主席住过的房子,还有渡口遗址。大渡河是岷江最大支流,险滩密布,水流湍急,是名副其实的“天险”。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此北渡未成,全军覆没。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疾进大渡河。蒋介石在北岸布下重兵,想叫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先遣队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场强渡。一营营长孙继先率十七名勇士组成奋勇队,在当地船工帮助下,分两批乘一条小船,冒着枪林弹雨,硬生生撕开了大渡河防线。

夜里下了雨,清晨仍未停。淅淅沥沥的雨打在树叶上,像轻声的伴奏。我坐在一楼门廊下的长椅上,与老板夫妇拉起家常。

老板娘快人快语,说她属龙,是1952年生人,老板小她一岁。村子原叫“紫打地”,当地话,意思是“适合种菜的地方”,曾是清朝越西县松林土司的领地。一百多年前地震引发山洪,紫打地被冲毁,村民却无伤亡。清政府拨银两,在旧址东边一公里处重建,改名“安顺场”,取“山镇久安,河流顺轨”之意。

2008年汶川大地震波及此地,纪念馆损毁,家家房子成了危房。政府重新规划,按人口和老房面积分配。他们老房子三百平方米,分到两栋二百四十平方米的二层小楼——现在这栋紧邻纪念馆,做客栈和小卖部,个人每平方米交三百元,花了七万二;另一栋家人住,每平方米交二百元,四万八。

老板年轻时没洗过衣服,如今办起客栈,反倒学会了用洗衣机。老板娘爱说爱笑爱唱歌,还爱跳广场舞,后来扭伤了腰,跳不了了。这家客栈开了四五年,起初收入不错,后来客栈多了,节假日人多,平时少些,一年两万多元,过日子也够了。

老板问,你们看到孙继先将军的纪念石了吗?我说没有。他说,在大渡河畔西侧,上面刻着字呢。他还说,孙将军是1990年4月在济南病逝的,根据他生前遗愿,他的骨灰一部分安葬在他担任首任司令员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烈士陵园,另一部分是在1990年5月25日,也是强渡大渡河55周年纪念日时,由他儿子孙东宁带到安顺场红军渡口,撒在了大渡河里——他要永远陪伴牺牲在大渡河的战友。

雨停了,我们出去转了一圈。头天没在“红军渡”纪念石前照相,便请人补了合影。沿大渡河畔漫步,找到“孙继先同志骨灰抛撒处”的纪念石,心中顿生敬意,上前鞠躬行礼,向这位英雄老前辈致敬。

立夏那天,我们与老板夫妇告别,计划往泸定桥去。老板娘恋恋不舍,一直送到车前。我从车里取出所有备用的止痛贴,全留给她,让她贴贴扭伤的腰,盼她好了还能去跳舞。她眼含泪水接了,激动地拥抱了我。

从他们一家人的日子里,我深深感受到:当年毛主席带着红军走完万里长征,为革命保住了火种。这火种,凭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胆气,烧穿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漆黑的夜,终于换来今日的和平。如今,老百姓的日子,真真切切,一天比一天红火。

文艺周刊

第三一〇〇期

白云与羊群

梁建民



蓝天轻缓地展开幕布
任白云诉说自己的故事
淡淡的风
是白云的信使
片片白云
悠悠地把自己飘成别人的梦
不拘方向 不虑得失

草原摊开无边的绿毯
不在阴山下 是另一个敕勒川
从来不循旧路的羊群 蹄印浅浅

从它们偶尔的咩咩声里
总可以听出平和与悠然

漫过没有标记的晨昏
把自己活成别人的艳羡

白云是天上的羊群
羊群是地上的白云

它们的怀里都揣着自由
慢慢走
不赶时间 也不问归途

那些被风吹散的离别
或许偏偏绘就了最绮丽的姿态
那些无意走过的弯路
或许恰恰能遇见最丰美的水草

时间拆解成的那些瞬间
或许正是意义的源头
再或许
我们原本都有机会选择
这样的随性 这样的自由

乡村情怀

韩 芳



凡是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人,大抵都是怀有农村情结的。他们超乎寻常地热爱大自然,回一趟农村老家,一定要走一走童年时走过的街头巷尾,徜徉在乡间小路上,心情无比畅快,感到天高地阔,不像在城市那样拥挤,有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觉。他们喜欢农村的风景,抬头望着湛蓝的天、洁白的云,呼吸着青草味的空气,顿觉神清气爽。

那是一种快乐,仿佛也是一种使命。

在小河边转转,回忆起儿时在河里练习游泳,被淹、被救的情景。城市人的祖辈、父辈,多是农村人,他们热爱山山水水,一进入山里便觉心旷神怡,喜欢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热爱梯田的整齐壮美。他们喜欢去城郊游玩,看那里自然生长的花花草草,遇到老家也生长的牵牛花、菊花、草茉莉,又会唤起儿时回忆。儿时老家的路边就开着蓝色的、粉色的牵牛花,几乎家家都种着菊花和草茉莉。小时候,我们会把菊花的花瓣撕开贴在脸上。现在,母亲也会随手摘下一朵菊花,撕开花瓣贴在外孙女脸上。

从农村迁居城市的人大多喜欢新鲜的粮食和果蔬。每次回农村老家,总要带回老家的特产,即便没有什么特产,也要带回新鲜的果蔬。我的父母还在老家时,哥哥每年冬天回老家,都要从老家带回一袋子白菜。嫂子说,老家的白菜既新鲜又好吃,跟城里买的白菜不是一个味儿。老公回老家,每次都要从老家带回米和面,还有鸡蛋、黄瓜、西红柿等,将后备箱装得满满的。

有些农村人,为了几亩地甘愿放弃城镇生活。我的一个亲戚是“老三届”,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大学,妻子在老家当民办教师。亲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县城工作,但他非要回老家,说妻子在老家,他必须回去。领导劝他说,可以把爱人和孩子都办到县城。那时候,能从农村搬到县城,是令村里人多么羡慕的事情啊!可是亲戚毅然决然地回了老家,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事后,亲戚笑着对母亲讲了实情,令他牵肠挂肚的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儿女,而是那几亩薄田。那时,乡村民办教师还保有耕地,他舍不得家里的那几亩地,想一边教书,一边种地,要是去了县城,就没有地可种了。

很多农村人即使进了城,也忘不了种地。有很多人买房时都买一楼,就是因为一楼带小院,可以在小院种一些花花草草或是蔬菜,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有一份乐趣。我朋友的同事,就专门买了一楼,就是贪图一个小院,高高兴兴地搬进去,在院子里开垦,买种子种上,施肥浇水,充分享受劳作的快乐。

我还看到过一座别墅,用铁栅栏围起一个院子,里面种着豆角和西红柿,豆角架下跑着鸡鸭鹅。这些鸡鸭鹅到处啄食、捕捉蚂蚱和蟋蟀。我记起小时候在老家,白天在田野里抓蚂蚱,晚上在路灯下抓蟋蟀,抓了满满几瓶子,拿回家去喂鸡。我想,那座别墅的主人吃鸡蛋时,味道一定格外鲜美。

我朋友的一个大学女同学,当上了大学教授。大学靠近郊区,女同学一家住在大学家属区。家属区外就是荒地,女同学买来镰刀、锄头,准备自己种菜。荒草有一人多高,女同学就去拔草,有时用镰刀割,后又扛着锄头开垦了一亩地。她松土、挖垄沟、播种、施肥,种上了多种蔬菜。等菜长出来,生了虫子,她坚决不打药,自己一棵一棵地捉虫子。一到周末,她就扎进菜园里,从不睡懒觉。

秧苗越长越高,豆角、黄瓜、西红柿都需要搭架子,她拿着斧头去砍树枝,把树枝插在秧苗旁,搭成三脚架,用绳子把秧苗绑在树枝上,秧苗就顺着树枝往上爬。随着秧苗生长,杂草也长,女同学顶着炎炎烈日,蹲在菜园子里拔草,用锄头锄草,常常忙得汗流浃背。

有些农村人一进了城,就觉得终于可以不用种地了,可以轻松地享受生活了,和城市人一样躲在空调屋里凉快,可这位女教授不辞劳苦,等她种的蔬菜终于结出果实了,她便喜出望外地天天去菜园,观赏自己的劳动成果。黄瓜、西红柿、豆角、茄子、青椒、韭菜陆续成熟了,她挎着篮子顺着垄沟摘蔬菜,自家吃不了就送给同事。

迁居城市的农村人骨子里的农村情结,真是一辈子都难以割舍。在他们心中,劳作的过程既是一种快乐,更是一种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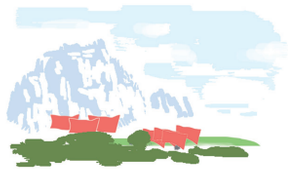
90长征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征稿作品选登——

伟大的历程

王 飞



我在初中历史讲台上站了二十年,每一次讲到长征,我都会先沉淀一下心情,不急着翻课本、划年代、记事件。我总跟学生说,先放下书本上刻板的定义,别把它当成一段需要死记硬背的标准答案。试着换个角度想,这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在绝境里走了一条常人根本不敢想象的路,硬生生拼出了崭新的中国。

前几年,我带学生去延安研学,在当地一户老乡家里,亲眼见过一件旧棉衣。衣服很旧,密密麻麻补了三十七块补丁,看着格外扎眼。老乡的祖辈当年给过路的红军带过路,队伍临走前,一名战士把这件棉衣留给了他,说山里昼夜温差大,棉衣能御寒挡风。

那件棉衣早已磨损严重,袖口彻底脱线,领口的棉絮露在外面。更让人动容的是那些补丁,布料颜色、质地全都不一样,粗糙的麻布、军装碎片、百姓家的旧床单,拼凑在一起,缝满了整件衣服。盯着这件老物件多看一会儿,就会真切感受到,长征从来不是遥远冰冷的历史名词,它就是当年红军战士踩着积雪、踏着泥泞,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征途。

讲课的时候,我总爱给学生算一笔最朴素的“年龄账”。当年长征队伍里,绝大多数战士只有十几、二十岁。放到现在,就是正值青春期的高中生、大学生,是还在被家人呵护、没吃过苦的孩子。他们从来不是天生无畏、不惧苦难的,踏上征途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下一座雪山、翻过下一片草地。

路上的苦是实实在在的:干粮碎成了渣,鞋底彻底磨穿,双脚冻得开裂、流血,寒风刺骨、饥寒交迫。可即便受尽磨难,没人轻易停下脚步。他们不是感受不到疼痛,而是心里有牵挂、有坚守。他们清楚,一旦自己退缩、妥协,身后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永远逃不过战乱流离、食不果腹、任人欺凌的日子。

我闲暇时翻过很多老旧县志,里面记载了一段很少有人关注的小事,却让我记了很多年。当年红军途经贵州一个偏远小村庄,全体战士都自觉蹲在村口大树下休整就餐,没有一个人擅自闯入百姓家中。有个年纪很小的战士,饿得头昏眼花,看见老乡门口晾晒的红薯干,下意识伸手去拿,手伸到一半又猛地收了回来。

他从自己干瘪的口袋里,摸出半块硬得硌牙的干粮,轻轻放在红薯干旁边,才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小块红薯干充饥。后来那位老乡回忆,他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队伍。不扰民、不抢夺、不喧哗,哪怕只是一小块红薯干,都要等价交换、守住底线。哪里有什么天生的神兵铁军,不过是一群守规矩、存善意、心里装着百姓的普通人,凭着一腔赤诚,成了打不垮、压不倒的钢铁队伍。

经常有学生问我,长征到底赢在了哪里。其实,翻看当年的行军记录就能发现最动人的答案:哪怕走到山穷水尽、食不果腹的绝境,战士们依然会把仅剩的干粮分给受灾的百姓,会趁着休整的间隙帮老乡修补漏雨的房屋,会蹲在田间地头,一字一句地给不识字的乡亲讲解墙上的标语。

他们踏上这条布满荆棘的长路,从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他们的初心简单又纯粹,就是希望老百姓不用再躲避战乱、不用再忍饥挨饿、不用再受尽屈辱。就凭着这份纯粹的初心,他们的路永远走不歪,这支队伍永远不会溃散。

去年,我带学生参观长征纪念馆,有个孩子在一双老旧草鞋前驻足很久。他回头跟我说,这双鞋他小时候见过,爷爷下地干农活就穿这种草鞋,质地粗糙,不耐磨,穿不了几天鞋底就会彻底磨破。

我借着这个场景给孩子们讲解,当年无数红军战士,就是穿着这样简陋的草鞋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不少战士全程磨破了四五双草鞋,脚上的血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最后和破旧的鞋底粘在一起,撕下时连皮带肉,钻心刺骨。可就是凭着这双草鞋,他们从江南水田走到陕北黄土高原,跨越千山万水,扎根陕北,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

年轻时教书,我总觉得“伟大”这个词分量太重,不能随意用。深耕讲台二十年,看过无数史料、讲过无数次长征,我终于懂得,真正的伟大,从来不是纪念碑上华丽工整的辞藻,也不是书本里宏大的评述。

一群年轻人甘愿放弃安稳的生活,主动奔赴最艰苦的绝境;饥寒交迫、啃食树皮野草时,依然坚守初心、不忘来路;一路走来,用赤诚和善意打动每一位百姓,让群众心甘情愿为队伍带路、送水、接济物资。人心所向,便是胜利之本,这也是这支队伍能跨越万水千山、站稳脚跟的根本原因。

前段时间整理旧教案,我翻出了二十年前带的第一届学生的毕业留言。其中一个学生如今在航天领域工作,他在留言里写道:老师,前辈们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这代人,会奋力走好中国的航天路。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触很深。长征从来不是一段尘封落幕的过往,而是代代相传的精神接力。当年那群身着补丁棉衣、脚踩破旧草鞋的青年,走完了属于他们的峥嵘之路。如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里,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口号,只需要我们立足本职、踏实做事,不负先辈的牺牲与坚守。

这,就是这段伟大历程,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意义。